

端午辞 (组章)

马亭华

又到端午

又到端午，小南风清淡极了。雨水接踵，我比嘉兴的百姓更爱屈原，五月凝结着悲欢而来，我的诗友们此刻正在向屈原敬礼，沙哑的天问像一场话剧。多少人还在默默地守望，被锣鼓声惊醒的鸟群驮着忧伤的落日，滑翔在楚国的天空。日历扇动着羽翼，像仙鹤，汨罗江是一条穿越黎明的遥远曙光。

屈原的声音，在天地间回荡：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一条呜咽的江水运载龙舟和真理，五月的鸟鸣打破了苦胆，五月初五的眼泪，将我的内心滴疼。

屈原墓前

一座墓碑收藏了梦中的雪莲，安抚了脚底的火焰，一只忧国忧民的手垂落到梨花的人间。

泪水泪水，梦游者的闪电。

风吹着五月，太阳是恩赐的雄黄酒。一条河流让人驻足眺望，在胸中淬火，狂风吹着内心的白，大地在风中呜咽，群山默立。

五月，我们来到先辈的墓前，在痛苦的诗篇中，我们寻找精神的父亲。

我们聚在五月，坐在河流的唇边，遥遥地，盯着远方的河流。

重叠的白花朗诵着悼词，请以最轻的语言，以最痛的诗篇和虔诚。忧愤的诗人啊，五月已临近，请带上一杯薄酒和这首诗，飞翔吧！

一条醒着的河流

五月的菖蒲，门庭悬挂着艾草。

我想起了那个比离骚还要清澈的采薇的女子，几千年的春色月光一样泊在肩头，一

条河里隐藏了九章的苦吟。白艾与雄黄酒的幽香，汨罗江翻滚着浪花。

苇叶青青，像时光的刀片，轻轻削着浩荡江水，有数不清的粽子流转于乡韵市井之中。怀念一个人，甚至不需要理由，只需清一清嗓子，微醉着看人潮远去。

远处有诗人遗世独立的一叶轻舟。

菖蒲立于水边，旧时月色，蛙鸣一阵

一阵传来

端阳啊，黄昏已经渐渐逼近。我长久地呼唤，那魂归故国的屈大夫，还有多少泪眼从五月里仰望潇湘，而先生一直醒在一条汉语诗歌的河流深处。

仪式中的端午节

芦苇在拔节，诗人在吟咏，穿着荷的衣裳，九章的诗册摊在净土上。

露水挂满了菖蒲和陈艾，风灌进宽大的衣袖，九天是多么遥远。

像一场幻觉，碧绿的菖蒲，让人想起那么多的昼与夜、火与冰，击透落满风尘的耳鼓，你抱着发白的石头，这微凉的苦溢满悲愤的脸颊。

是谁还在用如椽的大笔绘制丹青山河？

龙舟是一道道弧线般的闪电，穿过时光的源头，一年年为你招魂，从战国一直飘到今天。

一叶扁舟从汨罗江摇摇晃晃遍迹江南，载着香草美人，旷世的屈原。

远处的琴声也惊落了木兰上的露珠，呐喊的锣鼓声中，有远行的人把酒水捧起。

一枚粽子的身世

在一只端午节的粽子面前，慢慢剥开往事，给童年腾出一小块空白。

在时隐时现的民谣中，用心倾听糯米和红枣宛若天籁的乡音。

旧时光，被一只酒杯斟满。我苍老的乡村，正把苦难包裹苇叶之中。

回不去娘家的母亲，看着风推着时间渐远去，一枚粽子到底收藏了多少思乡之情。

苦难的粽子，包裹不住屈原七尺长的黑夜，内心再大也大不过庙宇上的一粒灰。美人也比不上一枚瘦细的苇叶。

仅一小片鲜嫩，就摇撼了忧愤的五月。

我是一尾在村庄的身边游曳的鱼，在一只端午节的粽子面前，想想水边的屈原，想我日思夜念苇叶缠绕的祖国。

苦难的五月，仿佛就在身边

哀歌

一曲远去的锣鼓，把五月初五的汨罗江一次次震颤。

让孤独丛生的屈原醒来。

一曲《离骚》轻奏，撩拨着多少文人不屈的情怀。东方的图腾和神韵，让两千多年的飘泊和两千年的忧愤醒来。

祭祀，一种久远的缅怀。

在到处弥漫着艾草和粽子的清香中，龙舟竟渡，锣鼓喧天。

端午了，作为怀念，芦苇削成叶笛。

我坐在河流流过的地方，吹奏一支缠绵的挽歌，以呜咽，以沙哑。

思屈原

袅袅青烟系不住那一阙无尽的哀思，八千里水面载不动屈子。

苍翠与哀思聚在端午，一杯雄黄酒是浓得化不开的忧愤，先生的诗篇，成为一种风骨。

芳香的棕叶在手里舞动，美人赠我香囊、艾叶、菖蒲、肉粽，我却在端午时节越走越远。

像云上的风，像水中的芦苇，在春风沉醉的傍晚，我只想一个人去汨罗江畔走一

走。

想一想苇叶缠绕肉身下沉的楚国，想一想诗人这一生。

汨罗江

一条江让所有的粽香生动成五月的表情。

在苦艾雄黄浸泡的日子里，一腔忧郁，终成哲思。

那颗沉于汨罗江底的诗魂的姓氏，是我苍白如纸的祖国，也是我青翠欲滴兼容并蓄博大襟怀的祖国。

把身躯放在祭台上称一称，灵魂的重量。你用隔世的声音，向大地传递旷世的离愁。

一把把粽叶，千年辛酸。那个衣袂翩翩的诗人裹挟着两千年岁月风尘，将多少庸碌甩在了历史的背后。

风吹树梢，杜鹃切切。

只有艾草一年年迎着汨罗江水，飘着淡淡清香。

端午的琴弦

雨管风弦，壮歌长吟。

听岁月深处那一声铿锵的渔鼓，一卷深沉的楚辞，带来文明古国的神韵。

一生住在水的中央，一首深沉的离骚，两千年澎湃赤诚，每一缕呼吸都有着忧愤的重量。

千载不息的汨罗江水律动成一架大琴，置于人生中央。一江不息的波涛滋养了龙的传人，洗练出民族精神。

千载不息的汨罗江水，滚滚流淌至今，从战国的击鼓中迸发出东方巨龙的身姿，奏响国富民强的时代强音。

雄黄酒一杯，祈福岁月静美，调整心的琴弦，我来拨响五月瑰美的辞赋。

五月一过，六月就像个顽皮的孩子，光着脚丫，踩着碎步，轻轻浅浅，随风潜入。那些星辰大海的梦呓，在一袭花香深处，浓郁而饱满地打开了季节的眼睛。屋檐滴答着细雨，每一声，都是轻唤。镜头在青翠里翻涌，盎然枝头的深绿回归时光密洞，浸染一山娇羞。

巷子里，拐角处，矮墙边，杏子们都争着抢着地黄了。一颗颗，一串串，黄澄澄的，油亮亮的，珍珠玛瑙般挂满枝丫。风一吹，沙沙作响，弹奏着盛夏火热的音符。鼻尖时有时无飘来醉人的果香，每一缕都刺激早已靠岸的味蕾，牵引思绪自然而然地开启新一轮回忆。

一到六月，故乡满院落的杏子就黄了。

趁母亲不备，我们猴子一般跳上树，东抓西扯，衣兜里，口袋里，就钻满了大大小小的黄杏儿。然后，火急火燎跳下树，一溜烟躲进隔壁的柴房，眼睛都不眨，就三下五除二地把摘来的杏子塞进嘴，咕噜一声吞下肚，再用手背擦擦嘴，一出生在水的中央，一首深沉的离骚，两千年澎湃赤诚，每一缕呼吸都有着忧愤的重量。

千载不息的汨罗江水律动成一架大琴，置于人生中央。一江不息的波涛滋养了龙的传人，洗练出民族精神。

千载不息的汨罗江水，滚滚流淌至今，从战国的击鼓中迸发出东方巨龙的身姿，奏响国富民强的时代强音。

雄黄酒一杯，祈福岁月静美，调整心的琴弦，我来拨响五月瑰美的辞赋。

这是童年的秘密。

杏子黄时，祖母的故事也香满了院子。

《薛刚反唐》《穆桂英挂帅》《薛丁山征西》，挨挨挤挤，目不暇接，每一处都如神灵般，涓涓滋养我童年悸动的渴求。之后的这些年，我都像故事里的那些英雄一样，执着且豪爽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大大咧咧，不拘小节地活着。

现在想来，那些故事便是我人生价值取向的雏形。

又到一年杏黄时，老屋又老了一岁，空洞的身躯早已装不下我们炙热的目光。穿过岁月的门帘，祖母的蒲扇还在轻摇，母亲的唠叨还在继续，恍惚间，搅动了一池的杏花雨。我举着花伞，也举着天空和希望。

大地上，盛着欢笑。田野浓烈。大片大片的麦子开始鼓穗，在阳光的亲吻下，泛起黄色的波光。风过之处，麦浪翻滚，新黄一个圈又一个圈地走近、推远，推远又走近。禾苗正在拔节，每一寸的葱茏都预示着秋天的丰盈。草莓羞羞答答，松开了目光；杏子踮起脚尖，随风轻吟；花影纷纷扬扬，搅动六月的馨香，分不清是哪朵的香。一切都是那么有趣。

雨后，阳光用力穿过薄云，落下来。湿润的泥土在亮晃晃的光影里冒着淡淡雅雅的清香。澧水苏醒，涌来一片金色，煽动回望的目光。情绪停泊的臂膀，花香，茶香，杏子香。低头处，那一抹娇羞跌进连绵不绝的后山。黄杏，知了，几道麦影，夏天彻底立了起来。

天色暗下来，早出的人还没有回来。一盏灯，披着隐隐约约的杏香，守望着来时的路。而那座蒙尘的燕巢，在灯下，越发光亮了。

该回来了。一个声音默念着，一群声音也默念着，所有的故事沉醉在六月雨后的晚风里。

谁家旧宅春无主？看，满院杏黄在心上。

晃动。

有一天，石墩突然失踪了，石家人呼天抢地，到处派人寻找，驾船撑筏子沿澧水河找了上百里，结果了无音讯。就在石家人失望的时候，一天晨起打开槽门，却发现鼓儿墩上压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后山卧虎洞，石墩在练功。石家人又惊又喜，这才想起，庸城鬼谷神功传人吴驼子还活着，一直在卧虎洞闭门修炼。石家人准备把人找回来，坐在躺椅上的太爷长叹一声：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不久，日寇打到了慈利县的溪口镇，据说还有铁壳船，准备驾船沿澧水河进犯庸城。这天，石墩突然率领一伙人回来，齐唰唰跪在槽门口。太爷说：你有什么能耐？石墩忽地站起来，走到鼓儿墩前，立马运气，嗨地一声，一下搂起那个刻了福字的鼓儿墩，还原地转了一圈。石家人大喜，这之前还从没人抱起过鼓儿墩，石家出神人了。太爷说：把祖传的虎头刀拿上来！只见石家人从神龛上取下红布包裹的大刀，然后交给太爷。太爷高声喊道：石墩，接刀！石墩走上去，庄严地接过大刀，双手举过头顶。石墩组建了一支庸城抗日大队，连夜开赴到溪口镇。

后来，庸城举行抗战胜利庆祝大会，锣鼓喧天，万人空巷。石家槽门口的鼓儿墩上，摆放着一盏最亮的灯，灯旁有一把卷了口的虎头刀，刀柄上的红绸缎格外鲜艳夺目。



飞翔 李陶 摄

泡一杯桑植白茶想起你(歌词)

钟锐

长在深山里，藏在云雾里。
谷雨前相聚，一起采摘起。
采青晒青晾青摇青，青山妩媚，
我自有我的美丽。

沐浴风和雨，醉在歌声里。
日光悄悄去，月光轻轻洗。
提香增香留香飘香，香气无敌，
我自有我的神奇。

泡一杯桑植白茶想起你，
你的笑容似花香草香交融在一起。
泡一杯桑植白茶想起你，
你我缘分似茶香水汽袅袅又交集。
泡一杯桑植白茶想起你，
个中滋味微微涩微甜最难忘记。
风里雨里，梦里歌里，
泡一杯桑植白茶总是想起你，
你在这幽幽茶香里，
你在这幽幽日光里，
你永远 在我的心里。

把自己当成一粒麦子

在大地里成长
在摸爬滚打中过日子
寻找心中的诗与远方
是在修行一种心灵的幸福

日常有点冷清。好在临街有座三进厅堂的四合大院，槽门口有四个膝盖高、合抱粗的大青石鼓儿墩，石鼓凸起的肚子上分别刻着福、禄、寿、喜四个大字，两端各镂着二十四颗铆钉和缠枝莲图案。稍有点文化的人都知道，那四个鼓儿墩代表着一年四季财源滚滚。

四合院的主人姓石，四世同堂。老石家靠做水运生意起家，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才置下如此产业。后来，随着南门街商业日渐兴隆，石家又在南门口置下一爿店铺。

到了石家第六代，石家的运气有些日薄西山。生意虽好，可人丁不旺。

石家大房两个后生儿像秋瓜儿，没精打采的。

二房一直是金线吊葫芦三代单传，香火不旺。幺房结婚三年了，肚子仍然瘪着。

幺房有些急，暗里到处求医问药，三年后，媳妇的肚子终于鼓了起来。可是，刚到八月的时候，幺房的媳妇却临盆了，一阵生死对决，虽说生了一个带把儿的，可一家人却高兴不起来。老话说，养七不养八，七活八不活，不死也要脱层壳。何况生下来拿秤一秤，刚好三斤三两。孙子把儿子抱给太爷看，说爷爷给重孙宝取个名吧。太爷捧在手里，望着那个小猴儿一样粉红的肉球说，这都作的啥孽啊？

那团肉球突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两个小拳头捏得紧紧的，两条小腿不停地蹬踢着，哇儿哇儿 声音洪亮有力。太爷哦哦着，手上湿了一片，那小子居然在太爷的手里撒了一泡尿。太爷笑骂道：小

石墩

(小小说)

胡家胜

崽子，还尿我一手！

太爷不假思索地说，就叫石墩吧。孙子说，爷爷，咋叫这么个土名呢？太爷脸一沉，还没叫石墩子哩！孙子说，那您就干脆叫他石头墩子算啦！太爷瞪眼说，石头墩子有啥不好？你看看槽门口的鼓儿墩，踢不破，打不烂。

石头墩子，石头墩子。孙媳妇听后，扑哧一下笑起来，说，石头墩子好养哩。

满月后，石墩的娘抱着石墩在槽门口看热闹，石墩望着眼前的鼓儿墩傻笑。笑了，笑了，石墩晓得笑了。石墩的娘高兴地嚷着。

坐在槽门口的人说，石墩真的会笑了。

石家大屋的槽门口是老西街最热闹的地方，街坊邻居爱在槽门口坐坐，扯些闲白话儿